

## 關於陶淵明「乞食」詩的寓意

沼 口 勝

陶淵明の「乞食」の詩は、從來、作者の實際の体験を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のか、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寓意をこめたものであるのか、論が分かれてきた。

私の考察によれば、「乞食」の題は『焦氏易林』の一首の繇辭を典故とし、それは伍子胥の故事に基く。したがって、作者が詩中漢の韓信と漂母の故事になぞらえるのは、事がらの眞実を輻晦せんがための擬装であると考へられる。

作者が輻晦した眞実とは、後の江州刺史劉柳との間に交わされた友情―作者が抱いた理想を劉柳が共感し、秘匿しつづけたこと―であった。この詩は、劉柳が義熙十一年（四一五）六月に没した後、その友情に感謝して作ったものであろう。劉柳との友情は、「飲酒」其十六、「詠貧士」其六に形象を変えて表現され、また、作者の理想は、「桃花源記」として結晶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

(一)

詩「乞食」究竟是記述陶淵明自身體驗的紀實作品、還是蘊合作者某種寓意的作品、至今尚無定論。

我認爲「乞食」這首詩是、作者年青的時候曾經有

機會向某人吐露一直藏在心底的某種設想、後來那個人去世後、爲回顧當年、以假託乞食這一虛構情節而作的詩。而且我想作者藏在心底的這個某種設想應該是對社

會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社會的探索、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步驟。進而我推想、作者之所以用乞食作假託、是因爲當時有必要韜晦真情隱飾真意。

下面首先弄清這首詩的掩飾（即偽裝）手法、接下來找出作者的寓意所在、然後明確一下這首「乞食」詩中的「主人」究竟是誰、最後討論「乞食」詩與作者其他作品的關聯性。

(一)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乞食」詩的大意、在此就不用贅述了。有必要重新解釋的主要是最後四句。

比如「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里引用了韓信與漂母的故事、但我認爲這只不過是作者的掩飾、應該另

有真正的典故。再如、「銜戢」一語一般解釋爲「銜戢」感戴。是說對別人恩惠、銜之於口、戢之於心」、另外「冥報」一語解釋爲「冥報、死後報恩於幽冥。丁注：『如韓厥之夢杜回之蹟是也』」（以上參見遠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但是這種解釋不能說是正確的。

據我的研究、如資料（A）所示、在陶淵明的作品里「焦氏易林」之文（林辭）作爲重要典故出現。由此可以看出、「焦氏易林」爲他所愛不釋手的書、但這種情況又很少爲人所知。

(A) 『焦氏易林』與「擬古」九首「其一」的關聯

擬古其一

易林

小雅·六月

榮榮窗下蘭  
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  
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  
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先醉  
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  
遂令此言負  
多謝諸少年  
(嘉友)  
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  
離隔復何有

(a) 曳綸河海  
釣挂魴鯉  
王孫利得  
以饗仲友

(b) 初憂後喜  
與福為市  
八佾八列

(c) 六月采芑  
征伐無道  
張仲方叔  
尅敵飲酒

(d) 獫狁非度  
治兵焦穫  
伐鎬及方  
與周爭疆

(e) 衰及夷王  
元戎其駕  
與戎爭疆  
同載共輿  
中道別居  
喪我元夫  
獨與孤居

(豐之坤)

(坤之小過)

(小過之未濟)

(未濟之睽)

(隨之此)

易

易睽

九四、睽孤

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1) 六月棲棲  
戎車既飭  
四牡騤騤  
載是常服  
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4) 玁狁匪茹  
整居焦茹  
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

(5) (略)

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

張侯在矣  
魚在膾鯉  
飲御諸友  
我行永久  
來歸自鎬  
既歸自鎬  
我歸自鎬  
飲御諸友  
魚在膾鯉  
張侯在矣

(B)『焦氏易林』卷十二「升之萃」

(1) 從首至足、部分爲六、室家離散、逐南乞食。

無註

〔四部叢刊〕

(2) 萃 從首至足、部分爲六、室家離散、逐南乞食。

註 三四句似指伍子胥事。(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注』)

資料 (B) 好像是以伍子胥的故事爲典故林辭。即說的是、被楚平王殺害父兄並落到全家離散這一悲慘命運的伍子胥發誓要報仇雪恨、四處流浪後企圖潛入吳時得了病、結果落至乞食、這樣一個故事。

(C)『戰國策』秦策

范雎謝曰：『……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溇水(三〇)、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三一)、卒興吳國、闔廬爲霸。……』

〔三〇〕姚注：史記作陵水。鮑彪曰：地缺。吳師道曰：姚本作溇水。索隱云：即溇水。黃丕烈曰：溇水、鮑本作溇夫。

張琦曰：溇夫、史作溇水、今江寧府溇水縣西北四十里、溇水上有投金瀨。程恩澤曰：案史記作陵水。劉伯莊曰：陵、溇聲相近、故惑。說文：溇水出丹陽。應劭曰：丹陽郡溇陽縣、溇水所出南湖也。今在鎮江府溇陽(張氏釋地作溇水、疑誤)縣

西北四十里、一名瀨水(張宗泰曰：溇、瀨聲相近)、即永陽

江之上源、凡宜、欽以上大江南岸之水、多會於此。地理志謂之中江。江上有渚、曰瀨渚、自瀨渚東北流、曰瀨溪(鄉民訛曰瀨溪)、入長蕩湖。其東南流至陽羨者、即荆溪也。縣志七

十里有昇平湖、亦舊中江所經之地(說見方輿紀要乾隆圖志)、相傳爲伍員乞食投金處、其地有投金瀨、亦曰金瀨。又縣北少

西有胥渚、胥泊二村、皆以子胥經過得名。朱起鳳曰：夫、蓋水字之誤。祖耿案：史記行下無而字。注、司馬貞曰：劉氏云：

「陵水即栗水」。陵、栗聲近、故惑也。

〔三三〕鮑彪曰：胥傳：在丹陽溇陽。程恩澤曰：案此本張勃吳錄語。謂漢丹陽郡之溇陽縣、即今鎮江府溇陽縣也。吳越

春秋：伍子胥奔吳、至溇陽、女子擊溇瀨水之上、子胥過而乞一餐。女子發單飯壺漿食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揜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

已自投江瀨而死。子胥伐楚師還、過溇陽瀨上、欲報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所謂吳市歟。

(諸祖耿撰『戰國策集注彙考』)

(D)『史記』伍子胥列傳

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

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sup>(三)</sup>。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三) 集解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 按：張勃 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也、作吳錄、裴氏注引之是也。溧音栗、水名也。

(E)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

(1) 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大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王僚使公子光傳第

三)

(2)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闔閭內傳第四)

資料(C)『戰國策』、資料(D)『史記』里簡單提到了這些情況。另外、資料(E)『吳越春秋』所記載的有關伍子胥的故事、其內容更詳細也更富於戲劇性。據此記載、伍子胥乞的對方是在瀨水邊擊綿的一個女子(漂女)。這個女子給伍子胥喫的東西後、爲保住伍子胥的秘密、主動投河自儘。後來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屍體報父兄的仇後、歸途路經瀨水時朝漂女投河的河水里投擲了一百兩金子。

下面我想把伍子胥與漂女的這一故事和「乞食」詩中所引用的韓信與漂母的故事作一下對比、指出異同、並考察一下、若伍子胥與漂女的故事是「乞食」詩的真

正典故的話，那麼此詩該作如何解釋，這樣一個問題。

(F)『史記』淮陰侯列傳

(1)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2)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G)『焦氏易林』卷四「同人之震」卷六「賁之剝」

(1) 震 依叔牆隅、志下心勞、楚亭晨食、韓子低頭。

淮陰人韓信，家貧嘗寄食於南昌亭長，并受辱於袴下，  
詳見本傳 (『四部叢刊』)

(2) 震 依叔牆隅、志下心勞、楚亭晨食、韓子低頭。

韓子者韓信也。史記淮陰侯傳，常數從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不爲具食，信怒絕去。叔依宋元本汲古作東。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

資料(F)上列了『史記』「淮陰侯列傳」。

首先看一看兩者的類似點。類似的地方就是，兩者都是從漂女得到食物這一點。不過，從得到食物的過程來看，韓信並沒有主動乞食，而是漂母看到韓信受飢挨餓便主動給他食物的。如果論「乞食」行爲，在韓信的故事里，韓信在南昌的亭長家「寄食」算是比較接近「乞食」行爲了。

下面再看一看兩者的不同點。落至「乞食」的過程截然不同。伍子胥是爲報父兄的仇而到處流浪的，而韓信是個無賴漢。兩者的激情程度有天壤之別。另外從報恩的角度看，韓信能够賜予了漂母一千兩金子，而給伍子胥食物的漂女爲保住伍子胥的秘密竟然投河自儘，伍

子胥只好朝漂女投河處扔進了一百兩金子。

因此，如果「乞食」詩里引用的韓信與漂母的故事只不過是作者爲了掩飾真意而假借過來的幌子般的典故，真正的典故則爲伍子胥與漂女的故事的話，那麼這首詩應該有新的解釋了。

資料(G)『焦氏易林』的林辭說的是韓信在亭長家「寄食」的故事。通過這個林辭我們可以了解到如下掩飾手法。

即作者有可能本來想從伍子胥「乞食」的林辭中將向漂女「乞食」的故事直接選作典故，但是又怕暴露自己的真意，因此爲掩飾真意不得不假借了韓信與漂母的故事：此故事應該是從以韓信「寄食」的故事爲典故的林辭聯想到的。

(三)

若依據伍子胥向漂女「乞食」的故事來解釋「乞食」詩的話，被韜晦了的作者的真意會有所顯露。

即作者(伍子胥)向「主人」(漂女)乞討的不是食物，而是對自己深藏心底之某種設想的理解。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設想，而且它又具有濃厚的反體制色彩、

因此有必要掩飾起來。聽到作者傾吐這一設想的「主人」對作者表示了理解和共鳴，並將其深藏在心底，直至去世未曾向他人泄露。因此這首詩可以說是這位「主人」去世之際作者爲表達感恩之情而作的。

下面從這首詩的結構分析一下這一點。從第一句到第十句「言詠遂賦詩」爲止爲與「主人」交往的回顧、最後四句爲作者對已經不在世的「主人」道出的感謝言辭。

詩文的含義既然如此，那麼就應該重新解釋最後兩句，尤其是「銜戢」、「冥報」二語。

(H) 至今研究家對此「銜戢」「冥報」二語所作的解釋

(1) 清、王士禛、聞人倬撰『古詩箋』(上)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按：銜、感也。爾雅：戢、聚也。孫綽喻道論、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按：銜戢者、感荷之意，北史袁聿修傳、亦有銘戢甚深之語。言感其惠而藏之於心，生前愧無以謝，惟當圖報於身後而已，不能如韓信之報漂母也。

(2) 民國、丁仲祐撰『陶淵明詩箋注』

「銜戢知何謝」

銜、藏於心。戢、斂於口也。

「冥報以相貽」

貽、古音埃。○冥報、如韓厥之夢、杜回之躓是也。銜戢者、感荷之意。北史袁聿脩傳、亦有銘戢甚深之語。言感其惠而藏之於心、生前愧無以謝、惟當圖報於身後而已。不能如韓信之報漂母也。

(3) 民國、古直箋注「陶靖節詩箋」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漢書外戚傳、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注、戢、藏也、銜戢、蓋卽詩、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之意、冥報、謂報之於死後、蓋暗用左傳結草以亢杜回意也、何焯曰、銜戢思謝、胸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則不事一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4) 「漢語大字典」(漢語大字典出版社)

「銜戢」……④感謝、感激。晉陶潛《乞食》「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5) 「漢語大詞典」(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

「銜戢」謂斂藏于心、表示衷心感激。晉陶潛《乞食》詩「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冥報」謂死后相報。晉、陶潛《乞食》詩「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資料(H)爲至今研究家對此二語所作的解釋、以及基于這些解釋「詞典」、「字典」對此二語所下的定義。針對這些、我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下面簡要地將結論敘述一下。

「銜戢」的銜字、如「銜枚」一詞所示、原爲叨枚或口含枚之義、由此泛指含、藏、以至指保密、不往外說出去。另外「戢」字、正如「說文」解釋道「藏兵也」、它原來是把危險的武器收起來的意思。因此我想、「銜戢」的戢字、也是將一旦泄露出去就會惹禍的秘密深深藏在心底的意思。由此可以說、「銜戢知何謝」一句所表達的是、作者對「主人」直至去世未曾將作者吐露的某種設想向他人說出去這一舉動所表示的由衷的謝意。

另外、「冥報」可以解釋爲「死後報恩於幽冥」、但不應解釋爲死者向在世者報恩。再者也不應解釋爲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冥報以相貽」一句所表達的應該是、作者未能在「主人」生前報恩、因此哪怕自己死後在陰間也得要報恩這一心情。

(四)

前面也講過，陶淵明之所以能够注意到伍子胥漂女的故事，很可能是因爲「焦氏易林」里有一段有關該故事的林辭的緣故。另外我推想，由于某些理由作者訪問「主人」的時候，有機會親自看到或聽到了有關伍子胥與漂女故事的遺跡。

伍子胥「乞食」、並日後扔進一百兩金子的地方後來被稱爲「投金瀨」或「金瀨」、並被指定爲遺跡。資料(D)「伍子胥列傳」的「集解」里有一段張勃的敘述、根據他的敘述可以斷定晋初此遺跡在丹陽郡漂陽縣。另外據清代的程溫澤撰「戰國策地名考」[參見資料(C)脚注]傳、此遺跡在鎮江府溧陽縣、也就是現在的江蘇省溧陽縣西北四十公里處。

另外，據遠欣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繫年」[參見資料(I)傳、陶淵明在他整個一生中因公務去過兩次京都建康、以及去過一次京口。溧陽離建康(南京)、京口(鎮江)以及曲阿(丹陽)比較近。因此、陶淵明在其三次東行之際、親自見聞伍子胥遺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I) 遠欣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繫年」

(1) 隆安四年庚子(公元四〇〇)、陶淵明三十六歲。是年曾以官使使都、有公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桂林。詩二首。

(2) 元興三年甲辰(公元四〇四)、陶淵明四十歲。二月、劉裕帥劉毅、何無忌等起兵討伐桓玄。三月、劉裕爲鎮軍將軍。四月、劉裕諸將與桓玄軍戰于淝口、大破之、進據尋陽。劉敬宣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五月、桓玄故將襲陷尋陽、裕將劉懷肅討平之。桓玄挾晉安帝西走江陵。桓玄伏誅。閏五月、玄故將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等退守尋陽、晉安帝陷入桓振營。

東下赴京口、爲劉裕鎮軍參軍、有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

(3) 義熙元年乙巳(公元四〇五)、陶淵明四十一歲、是年爲江州刺史劉敬宣建威參軍。三月、晉安帝反正、劉敬宣「自表解職」。陶銜命使都、作公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那麼在這一時期居住在建康附近、並具有能够跟陶淵明開懷暢談之器量、而又死在陶淵明前面的人是誰呢？

前面也提到過、作者竟然以韜晦掩飾的手法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與「主人」之間的事情。這反過來說明「主人」應該在作者的周圍。因此我在作者的傳記性作品里出現的人物當中查尋了「主人」、結果發現江州刺史劉柳很可能就是「主人」。

劉柳是南陽劉耽的兒子。劉耽曾在桓溫手下做事的時候與孟嘉是同僚、陶淵明的從父陶夔問劉耽有關孟嘉的情況時劉耽曾回答說：孟嘉是三公之才、可惜不在了。通過資料（J）：①「孟府君傳」我們可以發現、陶淵明對這些事實是了如指掌的。

我們可以從資料（J）：②「劉柳傳」了解到、劉柳只喜歡讀「老子」一書、另外資料（J）③「晉書」「列女傳」里的謝道韞傳寫道、被孫恩一夥殺害丈夫王凝之的道韞受到太守前來慰問後感嘆道：聽着劉柳講的話「殊閒人胸府」。

劉柳前去慰問道韞的時期估計是隆安四年（四〇〇）。另據「宋書」「謝瞻傳」所傳、劉曾任吳郡太守、其期間估計是自元興元年（四〇二）至義熙元年（四〇五）。

另外、從資料（J）：④可以了解到謝瞻、周續之、

顏延之等三人與劉柳、陶淵明二人交往非淺。

（J）

（1）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2）「晉書」劉喬傳、付耽·柳傳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莅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3）「晉書」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

才辯。……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

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

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

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

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

容、乃不害濤。自爾榮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

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

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

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

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

胸府。」

(4) 陶淵明・劉柳和謝瞻・周續之・顏延之的關係

○陶淵明「於王撫軍座送客」(〔龔斌〕《陶淵明集校箋》)

〔箋注〕

(一) 王撫軍、江州刺史王弘、時爲撫軍將軍。宋武帝永初元

年庚申(四二〇)秋、王弘於尋陽湓口送客、邀淵明在座。

淵明即席賦此詩。

○謝瞻「王撫軍東西陽集別作」(〔文選〕卷二十)

〔注〕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爲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

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

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宋書」謝瞻傳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

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

建威長史。

○陶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宋書」隱逸傳、周續之

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

之寶……

○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文選〕第五十七)

○「宋書」顏延之傳

…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謂(劉)湛

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

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

通過上述一係列考察、我們已經看到很多跡象都說明

「乞食」詩中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劉柳。

劉柳既然是個這麼重要的人物、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從

新的角度重新考察陶淵明的生平及其作品了。

(五)

「乞食」詩頭四句爲「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這四句所表達的是，作者由于精神上的飢渴所迫而去找劉柳這樣一個情節。從資料（K）「飲酒」（二十首）《其十》的詩句也可以推斷，這個訪問可能是在前面提到的三次東行的時候進行的。

(K) 「飲酒」《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在昔曾遠遊（頭一句）、似爲飢所迫（第六句）」這一表達雖然比起「乞食」詩婉轉一些，但從中我們也可以覺察到「遠遊」之原動力實爲精神上的飢渴。

這首詩的頭四句集中敘述了三次東行，並暗示此行的動機爲精神上的飢渴，接着婉轉地敘述道：後來逐漸感到此行，即就仕途與當初的期待大相徑庭，因此拋棄仕

途之幻想，最終過上了隱居生活。

我認為，應該和這些情況聯係起來來考察並理解陶淵明在「乞食」詩里以寓意手法描述的訪劉柳事實。想必對陶淵明來說劉柳是個獨一無二的知己。

那麼，陶淵明有沒有在「乞食」詩以外的作品里更爲清楚地描述劉柳的形象？

(L) 「飲酒」《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M) 『後漢書』蘇竟傳、付劉龔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

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sup>(1)</sup>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sup>(2)</sup>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

(一) 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二) 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

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

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sup>(3)</sup>

〔一〕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丞兆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臧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N)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中)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劉龔知之。

(O)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高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我認為爲資料(L)「飲酒」《其十六》的詩中歌頌的後漢劉龔(字孟公)在陶淵明的筆下正是劉柳的化身。

據資料(M)傳、劉龔爲東漢初期傑出的政論家、曾受馬援、班彪的器重。尤其應該注意的是他又是叫張仲蔚的一位高士的知己這一點。據資料(N)「高士傳」傳、張仲蔚爲隱士、善于寫文章、喜歡賦詩、雖窮但未求榮名。又傳、劉龔是他唯一的友人。

從這些情況也可以看出、陶淵明與張仲蔚是非常相似

的。由此可以說、陶淵明在張仲蔚的唯一友人劉龔身上假託同姓的友人劉柳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這首詩的末尾兩句「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顯得有些唐突、而且洋溢着激情。由此可以推斷、作者通過這首詩所表達的是劉柳去世後的孤寂心情。

陶淵明的作品里還有一首有關張仲蔚與劉龔關係的詩。資料(O)「詠貧士」《其六》就是。

依我的解釋、作者在這首詩里指出、劉龔之所以能成爲張仲蔚唯一的知己、是因爲對張仲蔚來說劉龔是個非常罕見的共鳴者、而且也是因爲劉龔安於其業、始終持對窮困感榮華等這些世間的價值不屑一顧的態度。因此、貫穿這首詩的是作者作爲當事者主觀地去敘述的態度、而不是作者將貧者作爲第三者客觀地去描寫的態度。尤其是末尾兩句「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應該看做是陶淵明自身的述懷。由此看來這首詩很顯然也假託張仲蔚與劉龔的交誼關係來敘述自己與劉柳之間情誼的。

那麼、我在上面屢次提到的、即陶淵明向劉柳吐露的某種設想的具體內容會不會在他的作品的某處潛藏着呢？

關於這一點、我所注意到的是「桃花源記」的最後一節。請看資料(P)：(1)。

這里登場的南陽劉驥之、字子驥、此人實為劉耽一族。請看資料（P）：(2)「晉書」「隱逸傳」。這個劉驥之也可以看做是用來假託劉柳的。

(P) 劉驥之

(1) 陶淵明「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2) 「晉書」隱逸傳·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驥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至此我想「桃花源記」很有可能就是將陶淵明曾經向劉柳吐露的某種設想形象地刻畫出來的作品。正如很多研究家指出、從「雞犬相聞」的「桃花源」這一村落可以聯想到「老子」「小國寡民」(第八十章)的世界。陶淵明與劉柳談論過這種世界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因為陶淵明曾寫一首詩(「擬古」其二)、對漢末田子泰(名疇)入徐無山中與跟隨的人們一起度過躬耕生活舉動表露過憧憬之念、而劉柳又是特別喜歡「老子」一書。我認為、陶淵明年青時曾經跟至友劉柳構思過美好

末來、後來劉柳死後陶淵明以這一構思寫成了「桃花源記」、而且爲了記念劉柳、作者特意在「桃花源記」的末尾假託劉麟之描述了劉柳的形象。由此可以說、「桃花源記」與「乞食」詩都是以作者與劉柳的交誼作爲其基點的。

（小論は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省廬山賓館で行なわれた第一回日中陶淵明學術研討会で発表したものである。なお、中国語訳に改めるのに当たっては、李明伍氏の助力を得た。記して以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